

优势视角下边缘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的成效研究

王 玥

摘要：为了研究边缘青少年在参与社会服务过程中的学习与成长，我们通过对北京社区闲散青少年采用优势视角理念，运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的研究方法，具体探寻他们在接受社工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的同时是如何参与社会服务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优势”行为得以强化，同时他们对“问题”行为的认知和观念发生转变，自我认知水平得以提升，社会意识得以增强。

关键词：优势视角；边缘青少年；过程评估；结果评估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1-0020-07

一、研究背景

社区闲散青少年是指在社区中居住或暂住的14~25岁左右的不在就学和就业状态的青少年。社区闲散青少年脱离了学校教育，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处于闲散于社区的状态，其中一些青少年还徘徊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这一部分青少年被称为社区闲散的边缘青少年，又被称为“三失”（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

北京海淀区某社会服务机构特别针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群体设计并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包括青少年心理辅导、青少年家庭谘商、就业辅导与培训、学业支持等。自2011年11月到2012年10月，该机构先后为海淀区180名社区闲散青少年提供了各类社会服务。在180名社区闲散青少年中有9名是处于“高危”状态的边缘青少年，这9名青少年接受了该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长期的个案辅导服务。所谓“高危”状态青少年，是指这些青少年除了处于没有就学或就业的闲散状态之外，还在个人情绪与心理状态、家庭状况和社会适应状态三个层面的综合评估中表现出高度风险，被认为是社区闲散的边缘青少年，他们需要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帮助和支持。

该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从优势视角理念出发，以长期个案辅导的方式，为“高危”的边缘青少年提供社会服务。在个案辅导的同时，他们还引导这些青少年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和投入到该机构的社会服务和各项活动中。

二、文献回顾

（一）优势视角理念与问题介入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优势视角理念被社会工作专业以及其他一些研究和解决人类问题的专业所重视。优势视角理念是一种不再强调案主的问题缺陷，而是强调其自身优势与资源的视角。这种视角下，社会工作者不再是为案主工作，而是与案主一起工作^[1]。在青少年服务领域内，优势视角理念被广泛应用并显示出了明显的成效。

Saleebey^[2]以及DeJong和Miller^[3]认为优势视角是一种新的范式，新的思考方式。而实际上，优势视角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并非新出现的视角。其实经典社会工作的理念中就包含了优势视角的理念^[4]。例如社会工作理念强调对于个人无限潜能的挖掘，并强调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王玥，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等。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工作专业就开始强调在面对个人、小组和社区时发现优势是重要的^[5]。

可见，在价值观和理念层面，优势视角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核心理念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只是在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操作层面，病理学范式，或问题范式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社会工作在实践操作层面，强调的是当面对人们的问题和缺陷时，要从问题出发，再去寻找方法，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工作深层次的价值观中蕴含的优势视角，与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介入视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Weick, Sullivan和Kisthards^[6]注意到了优势视角与问题介入视角之间的张力，他们认为人们的失败和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工作的主要焦点，病理学范式一直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隐藏逻辑，而优势视角取代占主导地位的对人和社会的负面看法，更适合表达出社会工作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如何调和社会工作价值观和理念层面的优势视角与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范式之间的巨大张力？本文将尝试引入符号互动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符号互动论对优势与问题的再认识

符号互动论一词由Herbert Blumer在1937年创造的^[7]。这一理论首先强调符号，认为符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符号使得人类可以有复杂的沟通网络，从而产生历史、文化。这一理论还强调互动，它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单独的个人和自我，而且互动的过程是动态的，变化的，不断演变的。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还认为，个人的自我和良知等心理学关注的要点，不再是精神的，而是物理经验的真实客体（the real objects of physical experience），是一种社会客体^[8]。Denzin认为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看来，自我是由社会的原则形成，或由社会位置上的他人的态度来决定，自我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自我和社会是循环互动的过程^[9]。米德把心灵、自我与社会联结在一起。心灵、自我与社会同时存在，个体的心灵和自我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与自我相互依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正是这个社会过程产生了心灵、良知和智力，以及扮演他人的能力。

米德提出自己的立场是社会行为主义（social behaviorism）^{[10]1}。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对于个人的行为或活动的研究是把行为或活动放在社会过程之中的，对于个人行为理解，只有通过这个人所处的整体的社会群体才可以理解，因为个人的行动是卷入更大范围的社会行动之中的^{[10]6-7}。可见，要理解行为，就必须把个人行为放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除了对行为的理解外，对于自我、心灵等心理状态的研究，也不能单从观察到的行为入手，而应从个人与环境的互动的社会过程之中去理解和把握。

米德的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将优势视角与问题介入范式放在一个框架中去理解。根据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行为，无论是优势行为，还是问题行为，都是自我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产物。无论是运用优势视角来发挥青少年的优势，还是运用传统的问题介入范式改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都需要放在青少年的自我与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两者之间的动态的依赖关系中去解决。个人行为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去理解才有意义。既然行为是互动、社会过程的产物，行为本身从根本上改变不了行为，那么要改变行为，即要将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转化为优势行为，也仍然必需依靠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优势行为和问题行为，都只有放置于动态的互动中，在动态的社会过程中去改变。

三、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将从优势视角理念出发，关注边缘青少年的优势，改变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帮助他们发展出优势行为。而改变问题行为，发展优势行为，正是通过调适边缘青少年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实现的。

社工机构在为这些社区闲散的边缘青少年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根据符号互动论的理论，重新理

解问题行为，将问题行为看作是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些边缘青少年之所以出现问题行为，是边缘青少年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互动不良的结果，而要改变问题行为，发展出优势行为，只有通过调适其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改变其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

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将帮助边缘青少年的任务目标设定为：在为这些边缘青少年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会服务，改变自身的问题行为，强化他们的优势行为。要实现这个任务目标，需要从青少年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改变他们的行为。因此，社会工作者设定的过程目标为：调适边缘青少年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

本文采用了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方式，以考察边缘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的成效。结果评估的重要指标是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是否改变，以及他们的优势行为是否强化。过程评估的重要指标包括：1. 在调适边缘青少年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他们对于问题行为的认知是否改变；2. 边缘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水平是否提升；3. 边缘青少年的社会意识是否增强。

四、研究方法

本文以北京海淀区某社会服务机构所服务的9名处于“高危”状态社区闲散的边缘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这些边缘青少年自2011年11月到2012年10月期间接受了该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同时也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之下以志愿者的身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该机构的其它服务中去。这些青少年的年龄处于14~25岁之间，男性5名，女性4名。他们是通过心理和情绪状态、家庭情况以及社会适应状态的综合评估表的筛选，而被界定为“高危”边缘青少年的。这些青少年的主要问题行为包括：违法越轨行为、打架、酗酒、网络成瘾、不良关系的性行为、自残、自杀行为等，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

研究者采取了质性研究方法，对这些青少年的个案记录、综合评估表和保存在个案记录包中的青少年个人陈述资料进行了内容分析。个案记录是辅导负责这些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在每一次个案工作结束之后填写的，主要内容包括本次个案工作的过程、案主的表现和反应、社工的诊断和反思，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信息。综合评估表包括案主的基本情况、情绪和心理状态、家庭结构和家庭情况、社会适应状态等内容。青少年个人陈述资料，是部分青少年以书面的方式保存下来的个人陈述，也保存在个案记录包中。研究者对以上材料进行了内容分析。

五、研究发现

（一）结果评估

结果评估主要是考察之前设定的任务目标是否实现。之前的任务目标设定为：改变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强化他们的优势行为。因此，结果评估的重要指标就是看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是否改变，以及他们的优势行为是否强化。

经过对这9名边缘青少年的个案记录、综合评估表和他们的个人陈述资料的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9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优势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例如，14岁的男生C，在就读中学时因为严重厌学而退学在家，还因为早恋问题与自己的父母关系冲突，在社会工作者最初接触到他的时候，发现男生C的情绪状态十分糟糕，还伴有抑郁和自杀倾向。经过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和辅导，男生C的情绪状态和心理问题得到了缓解，自杀倾向也消失了。在社会工作者工作的过程同时，还邀请男生C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该机构的服务活动和日常行政辅助工作，男生C几乎每天都来机构帮助社会工作者和行政人员做一些日常行政辅助工作。在男生C参与

服务机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发现了他的绘画特长，社会工作者就鼓励他练习绘画，并积极向机构主管和其他社工推荐他的绘画作品。之后，男生C的绘画作品得到了肯定，他还被邀请参与该机构宣传插画的创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男生C的插画在机构的手册中出版，还获得了千元的劳务费。这个过程让男生C的自信心得到了提升。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和鼓励下，男生C又重返校园，情绪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恢复到良好。

14岁的女生F，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与父母关系十分紧张，曾经离家出走，经常夜不归宿，抽烟，酗酒，讲脏话，混夜店，在外同居，心理状态也十分不好，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还有自残的举动和自杀的尝试。经过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女生F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有所缓解，与父母关系有所缓和，开始回家居住，打架和混夜店等问题行为有所缓解。同时，社会工作者发现该女生F的唱歌和舞蹈的特长，鼓励她发挥优势参与机构组织的活动。该女生F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来机构帮助负责辅导她的社会工作者组织活动并做一些日常行政辅助工作。女生F在几个月的参与中，重新恢复自信心，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准备重返校园参加中考。

从以上青少年改变的结果可以看到，边缘青少年在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参与社会服务可以帮助他们改变问题行为，强化优势行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个案辅导和边缘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是同时进行的，正是在这个同时进行的过程中，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发生了改变，同时他们的优势行为也得以强化。边缘青少年接受辅导和参与服务是同时进行的，问题行为的改变和优势行为的强化也是同时进行的。这也反映出了行为的改变正是在个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才得以实现，无论是问题行为的消除，还是优势行为的强化，都需要放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去实现。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还需要凭借过程评估来显现。

（二）过程评估

正如本文研究框架中所提的那样，符号互动论告诉我们，行为是个体自我与社会互动的结果，问题行为和优势行为都是这个互动过程的结果。要改变问题行为，强化优势行为，也只有依靠改变个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因此，我们把过程目标设定为帮助调适边缘青少年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过程评估就是要考察边缘青少年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在互动关系中，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点：行为、自我、社会。一是边缘青少年对问题行为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行为，是他们改变过程的关键环节；二是边缘青少年对自我的认知，特别是互动过程中其自我认知的改变；三是边缘青少年对社会的态度，即社会意识。因而过程评估的重要指标包括：1. 在调适边缘青少年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他们对于问题行为的认知是否改变；2. 边缘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水平是否提升；3. 边缘青少年的社会意识是否增强。

1. 边缘青少年对问题行为的认知发生改变

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者要改变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强化他们的优势行为，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要帮助青少年自己对于问题行为的认知，要对行为“去问题化”，解构对于行为的“问题化”理解，重建对于行为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在面对边缘青少年时，要“去污名化”“去问题化”，帮助青少年认识到行为只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过程的不同结果和表现。

例如，14岁的男生C被冠以“抑郁”之名，“抑郁”本是指一种心理状态，但又因为“抑郁症”这一心理疾病，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有可能需要配合服药治疗，所以变成了一种“污名”。社会工作者最初接触到男生C时，他被冠之以“抑郁”之名而被退学。家长将他送到该机构，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他的“抑郁”问题。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之下，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抑郁”的人。对于自己的“抑郁”问题有了自己新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抑郁”状态，是“家庭的原因，我觉得

他们总是在打压我，我没有自由，他们总是用那种复古的教育方式来教育我”。

边缘青少年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行为，并去寻找自己的问题行为背后的社会环境的因素，把问题行为放在自己与周围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去理解，从而重新建构对于自己的问题行为的理解，实现“去问题化”“去污名化”。

2. 边缘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水平提升

边缘青少年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边缘青少年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评估自己，并能够把自己放在与周围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去理解自己，认识自己。

例如，15岁的男生G，就读中学时辍学，在学校时就有打架、酗酒，以及违法的边缘越轨行为，辍学后情况更加严重，结交不良社会人士，越轨行为更加频繁，程度也愈演愈烈。男生G起初并不愿意接受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而社会工作者则邀请他来参加机构组织的青少年活动，渐渐地，他才开始接纳社会工作者，并开始来到机构帮助社会工作者做一些辅助的行政或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男生G对自己有了再认识。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让父亲失望，他说：“现在我好像挺让我爸失望的”，他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他发现在社会上做的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他说：“自从休学以后，就开始跟社会上的一个大哥混，一起喝酒打架。进了社会这个圈子就什么都很危险，有时候去打群架，都是带刀的，有好几个特别好的哥们都因为打架被送进海淀看守所了。自己也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十分危险，但是不做这个真的不知道干嘛，觉得前途十分渺茫。”

男生G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并能够考虑到自己周围的重要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他重新改变的关键转折点。自从男生G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的处境之后，他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现在他已重新回到校园，在一所中专学校学习职业技能。14岁的女生F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寻找自己的优势，正确评估自己。女生F在持续一段时间内坚持来到机构帮助社会工作者做一些活动组织和辅助工作之后，她开始想要重返校园，重新学习。社会工作者和她一起分析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她说：“其实我小时候学习挺好的，上初中之后就有点落后了，但我还是非常积极的写作业，英语基础挺好的，但我其它不是太好”。在社会工作者的鼓励下，女生F最终决定补习功课，重返校园，参加中考，争取考取一所自己理想的职业中学。

边缘青少年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特别是在长期持续参与机构的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在与社会工作者建立稳定的关系后，他们渐渐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影响，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他们能开始重新认识自我，并能够把自我放在与周围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去重新评估。重新认识自我，评估自我，是这些边缘青少年发生改变的重要转折点。

3. 边缘青少年的社会意识得以增强

边缘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提升，是在其自我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边缘青少年的社会意识也得到了提升。自我认知的提升和社会意识的增强，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例如，男生E，15岁，小学时父母离婚了，他就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与父母关系冲突。初二开始辍学在家之后，除了打网络游戏之外，就是结交不良的社会青年，酗酒，打架，扰乱社区治安，还甚至动手打过自己的母亲。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在最初接触男生E时，他的反社会的倾向比较明显。社会工作者在与男生E的互动过程中，努力发掘男生E的优势和特长。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社会工作

者发现男生E对流浪动物很有爱心，社会工作者便开始鼓励他照顾流浪小动物。男生E开始持续参与到照顾流浪小动物的服务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整个人渐渐发生变化：与不良社会青年的关系开始疏离，也不再参与酗酒、打架等扰乱社会治安的群体活动，反社会的倾向明显下降，与母亲关系也有所改善。除了对流浪小动物表现出爱心之外，他把自己的关心转向周围人群，在机构组织开展面向社区外来的流动儿童的筹款义卖活动中，他主动献计献策，帮助社会工作者设计策划活动，寻找义卖品。他说：“自己有能力的话就应该帮助别人”，“能帮多少，就帮多少”。男生E从过去的明显反社会倾向的状态逐渐转变为能够想到帮助他人，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助人的愿望，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满足。

19岁的男生B，小学时就随父母从外地来京，中学时因为打架而被退学，辍学后父母让他跟随自己一起卖菜打工，但男生B不愿意做，也一直没有找到其他稳定的工作，与父母关系比较紧张，经常流连于网吧、台球厅、游戏厅、酒吧等地，与其他青少年一起打游戏，打台球，赌博，喝酒，泡吧。社会工作者在外展工作中接触到男生B之后，邀请他参加机构组织的青少年活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男生B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男生B主动提出要帮助社会工作者开展青少年外展工作，他把自己过去混网吧、台球厅、游戏厅、酒吧的经验分享给社会工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帮助社会工作者分析外展工作的目标地点，协助勘测外展路线图，还帮忙介绍一些他认为需要社会工作者帮助的青少年来机构参加活动。在协助社会工作者开展青少年外展工作的过程中，男生B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并且开始帮助其他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男生B还发起了青少年成人高考自学小组，主动组织几个有意愿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少年一起补习功课准备参加来年的成人高考。男生B从接受社会工作者服务的青少年，转变为开始关心别人，并想要帮助其他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青少年，他说：“他（青少年）必须找到对应的那把锁，其实只有不停地寻找才能最终找到。”男生B的社会意识的增强，正是在他与社会工作者的长期接触过程中，在参与机构的活动和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以及在新的互动关系中发生改变的。

六、总结与反思

从以上的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到，边缘青少年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实现了最初设定的任务目标，即边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得以改变，优势行为得以强化。这个任务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调适边缘青少年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边缘青少年对自我和社会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有了“去问题化”“去污名化”的再认识。在过程目标的实现上，边缘青少年也完成了最初设定的过程目标，即对于问题行为的认知发生改变，自我认知水平得以提升，社会意识得以增强。

所以，从以上研究发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边缘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可以帮助他们消除问题行为，强化优势行为，改变他们对问题行为的认知，提升他们的自我认知，增强他们的社会意识。

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边缘青少年自身的努力和改变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社会工作者的鼓励、倡导、协助和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工作者运用了优势视角理念，并将此理念一以贯之

社会工作者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都相信这些青少年，给予他们希望，发掘他们的潜能和优势，利用他们的特长，用“去问题化”“去污名化”的方式看待他们，给予他们“正常化”发展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创设一种正常化的环境，给予他们持续的关爱和支持。正是社会工作者与边缘青少年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安全的、互信的、充满了支持性的专业关系，持续给予边缘青少年

以改变的力量，才最终推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二）社会工作者给予边缘青少年参与的机会

这些边缘青少年失去学业，脱离了校园，又没有稳定的就业，几乎脱离了正常社会，他们的家庭支持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也都十分不足，这使得他们缺乏参与社会正面行动，缺乏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会，这种参与机会的缺乏，可能导致他们更进一步的边缘化。而社会工作者努力为边缘青少年创设各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正常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来。正因为有了积极参与社会的机会，这些边缘青少年才可以重新调适与周围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从而发生转变。

（三）社会工作者善于运用资源

社会工作者在帮助边缘青少年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正式的资源，例如帮助青少年申请各种补贴、申请团委的青年创业基金、争取团委的青年培训项目、代表青少年与学校进行沟通和交涉等。社会工作者还积极动员青少年可以利用非正式的资源和支持，例如帮助调解青少年与家庭的冲突和矛盾，努力帮助青少年寻找就业机会，等等。

边缘青少年正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和鼓励下，经过自身的努力蜕变成功，实现了我们的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当然，反思整个项目及研究的进展过程，我们发现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对于帮助辅导过程和青少年的转变过程的记录不完整，个案管理的流程和操作指引方面需要进一步理清和进一步理顺，而对于青少年的评估指标的数量化和具体操作化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 [1]Benard, B. Using strengths-based practice to tap the resilience of families. In D. Saleebey (Ed.),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M]. Boston: Allyn & Bacon, 2006: 197-220.
- [2]Saleebey D.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extension and caution[J]. *Social Work*, 1996, 41 (3) : 296 - 304.
- [3]DeJong P., & Miller S. How to interview for client strengths[J]. *Social Work*, 1995, 40 (6) : 729-736.
- [4]Cohen B. Intervention and supervision in strengths-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J]. *Families in Society*, 1999, 80 (5) : 460-466.
- [5]Bartlett H. Toward clar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 working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J]. *Social Work*, 1958, 3 (2) : 3-9.
- [6]Weick A., Sullivan W., & Kisthards W.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practice[J]. *Social Work*, 1989 (34) : 350-354.
- [7]Plummer K. *Symbolic Interactionism*[M]//M. S. Lewis-Beck, A. Bryman, & T. Liao .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4: 1104.
- [8]Mead G. H. What Social Objects Must Psychology Presuppose?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910 (7) : 174-180.
- [9]Denzin 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e Studies: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M]. Oxford, UK: Blackwell, 1992: 2.
- [10]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

（责任编辑：李春丽）